853
16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853
帝室
16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 申學士校正官板書經大全卷之六

##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史記后稷封於邰別姓姬氏傳子十二世至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子慶節子皇僕子差弗子毀隃子高圉子亞圉子公非子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父生太伯仲雍及季歷季子歷生昌爲西伯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陳氏曰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而終武王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二而嗣位十一年而伐紂爲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 泰誓上

泰誓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音切經傳去聲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



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豈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言始廢○冥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音所矧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其所以爲至德也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惡昧甚。即手人事紂。非其本心。善有不得已焉爾。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弗順天。
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二字。以泰誓大字只用大字。今文遂以泰誓稱受。或二字古通用耳
○【呉氏曰】古文太易大之至○【呉氏曰】按帝辛本紀稱紂

##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二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音現下同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如
反。二國名。虞在陝之平陸。芮在馮翊。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去声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音扶下同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去声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
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上
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按漢
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
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
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
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
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法制也。冬不可以爲春。
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



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
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
何新畬。音余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
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
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
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於之固不審也。不然。
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
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宋子曰 泰誓序
伐殷經云二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必差誤說者
乃以二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詹有人引洪範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有一年之誤可知矣。問
子丑寅之建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建亥之
月爲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
更易一番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
之

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
越及也。御事治平聲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
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音冊上聲

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
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
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
天性聰明無待勉強上聲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
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
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
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音扶天

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去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二十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朱子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如人惟萬物之靈皆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皆此意也○新安陳氏曰萬物莫不稟氣於天受形於地乾稱父坤稱母此天地所以爲萬物之父母也○孫氏曰配天地以作民父母與易象言后以財成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陳氏經曰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全此人性所以獨靈於物然人雖有此靈有不能保此靈者必得聰明之君以父母之斯民始得以各全其靈聰明亦靈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爲靈之靈者耶○呂氏曰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碧梧馬氏曰作民父母言其子以之終皇極○陳氏雅言曰造化生物之仁聖人養民之仁亶聰明作元后者天之意也作民父母者君之責也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聖人爲萬民之父母武王於誓師之首言此以見下不君端與天地同其德而盡君師之責

#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受紂名也○受是酉反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氏云受讀曰紂紂鄭氏云紂帝乙之子帝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愛而欲立之。號曰受德。時人轉稱爲紂。

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沉湎（音免）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沉湎。瀹於酒也。冒色。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孫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音庖烙。刑之類。刳剔。割剔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思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叙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問諸儒之說。以爲武王。朱子以爲文王。在位。朱子稱王。王之誅紂。則稱文王。爲文考。以明文王之證。及既誅紂。乃稱文考。爲文王。然既曰文考。則

其謀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為文公耶。朱子曰。此等事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鄭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因說文王事商曰。文王且是做得。從容不迫。伐商大猛耳。文王伐崇伐密。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肇基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甚底事。若泰伯當武王之世。也只是為諸侯。但時勢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箇荒涼計。如此。○陳氏大猷曰。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愚。猶知敬天。今紂天且不敬。宜其



衆惡自深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音荃心。乃洪惡。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音咨盛。音成。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皆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為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其誤矣悛改也。衷蹲踞句音存也。武王言故我小子。
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皆叛
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衷踞而居廢
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
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
犧牲牷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
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呉子曰〕伊川謂無
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
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録泰
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
率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



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
為聖人矣○〔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
天命絶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
乎○〔林氏曰〕衷如原壞衷俟之衷不祀武伐之如莒不祀湯伐之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
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
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
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

言一聽於天而已〔朱子曰〕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教你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持守這箇道理教你常常立在世間上柱天下柱地常如此端正絶一日無人維持便顛倒了少間腳柱天頭柱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得生你付得這道理與你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底事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所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不知有君師之道則絶無僅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開矣○〔陳氏經曰〕後世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救正之也○〔陳氏雅言曰〕天能與人以耳目口鼻之形而不能使之無飢餓凍餒之患天能賦人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不能使之無氣稟物欲之蔽故立之君以養之為之師以教之為君師者當曰天之命我者非以君位而貴我非以師位而尊我惟其能相上帝之所不及撫養之使無一夫之不遂教道之使無一人之不成其性然後可以無負乎上天立君師之意蓋是時紂暴虐君師之道廢故武王誓師之際首及乎此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氏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林氏曰。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義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曲直也。○ 介軒董氏曰。行道有得於身。身當作心。按孟子曰。道若大路然。部子曰。道猶路也。萬古在前。萬世在後。誰能不由此道而行。凡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吾心不可不由者。是之謂道。ヒハ乃衆人公共之路。必須能行此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之德。禮記鄉飲酒曰。德者得也。得於吾身也。朱子暮年接公堂取揚於德二條改有得於身為有得於心。仍僎太一經用此為通例。禮記其身已是切已。終必曰其心。益見向裏下工夫耳。○ 新安陳氏曰。此謂百萬曰億。洛誥中又謂十萬曰億。億。常昭註。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為億。今鮮尚書。合十萬為億。未見所本。

#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罪也〔唐孔氏曰〕紂之惡如繩貫物其貫已滿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祇音支

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

〔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道設教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陳氏經曰〕紂之惡在不敬上天文王之德在凤夜祇懼敬與不敬馬興亡判馬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矜音京

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林氏曰】天之立君專以為民故武王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首言元后作民父母以見紂之不能為民君師以見民心欲亡紂而伐之必克也去紂則惡根除故永清四海堯授舜舜授禹天實與之則堯舜不可失其與之之時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實奪之則湯武不可失其取之之時故【陳櫟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時亦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陳氏經曰】君源清則流清四海本清紂汙濁之伯夷太公所以避之以待天下之清也去紂而除其穢惡則清其源而天下清矣

##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

狗音苟去聲師而誓戊音茂

次止狗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愚孔氏曰】左莊三年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例也○【林氏曰】漢律歷志曰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十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于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日三十里凡二十一日渡河上篇不言日以中篇攻當是丁巳日在河北將渡而次河北所誓下篇戊午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也三令五申謹之至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呂氏曰】上十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尹之分也中下篇先及諸侯而後西土之人所以明尊卑之分也【新安陳氏曰】伐紂之誓凡四上十篇併諸侯凡從者誓之中下篇惟誓西伯所統者至牧誓又併諸侯凡從者誓之篇末軍法甚明

我聞古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

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讎求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黎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耆逊于荒是也耆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酣酔怒也肆縱也臣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爲仇讎皆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言氏曰爲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憂協朕心讐于休祥戎商必克

浮過剥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祀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声也言我之憂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張氏曰〕即所謂商雖不遠在夏后之世〇〔林氏曰〕其者未定之辞猶曰天其永我命乎茲新邑言之於未然之前辞當如此〇〔新安胡氏曰〕蔡傳言伐商以伐訓戎謂以兵戎伐之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乱曰乱

人周公旦名音邵公奭名音式大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上声宜生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内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朱子曰〕馬氏云乱治也或曰乱本作乱古治字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過廣韻曰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都玩反)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己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我民聽便是天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帝命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二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是便是天以為是若民人皆以為是天即是也此處甚微故其理難看○問天視天聽謂天即理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即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却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害其為同○【新安陳氏曰】百姓有過恐只如萬方有罪之意耳○【王氏曰】在下一人蓋以其身任天下之責不如是不足以為天吏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已

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爲有光也哉。[朱子曰]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

嗟夫子。罔或無畏。罔或執非敵百姓。懍懍力錦反若朋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勖。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朋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蘇氏曰]考之孟子。殷此二篇。必有所增損潤色。其字大抵相同。其意昔則有不同者。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孔氏爲隸古定。其間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則今泰誓康誥與孟子所稱不同者。以此。○[董氏鼎曰]易哉數語。固不以至仁伐至不仁。而前徒勝輕敵之德。而忘一心之聖人之心。亦不以群臣同心同德。懼也。如此

##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絶于天下結怨于民二之謂下文自絶結怨之實也林氏曰君子小人統于上下而言越王勾踐伐吳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則士卒亦可以言君子矣
斮音酌朝涉之脛形定下文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音敷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去声
爾其敬敬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斬。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爲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爲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中。俎已乃笑夫欲俎已之炙。至爲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音煅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污褻音泄鳥之行。胡孟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去声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
敬行天罰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

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
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
有顯戮

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

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
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



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
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上声去声惡則務絶根本兩
句意亦古語喻紂爲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
子尤以爾衆士而殄絶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
成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
毅以成汝君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
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
音以示衆庶西山真氏曰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
潮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分豈以虐
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窓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之著於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陳氏雅言曰此武王稱文王聖德輝光被於遠而著於近故能受天命而得民心上也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爲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林氏曰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充實光輝於中則發於言自然如此非有二也○重氏愚曰事幸而集則文考之功不幸不集則予小子之過善則稱親過則稱己禮所當然也又按二篇三數紂之惡發紂萬民之氣天怒已極人怨已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嗚呼豈非萬世之永鑑哉

#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郎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陳氏曰】禹征苗。誓只數語。其誓湯誓則一篇。武王之誓。誓至四篇。世愈降而文愈繁。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音越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



人。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爲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林氏曰】言下不言月。上本泰誓文。【孔氏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長上聲

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爲諸侯故未備六卿 [唐孔氏曰] 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於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及庸蜀羌髳 音矛微盧彭濮 音卜人

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國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普言之也 [陳氏曰] 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來助舉其遠者則近者可知 ○ [蘇氏曰] 楚伐羅羅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濮即百濮之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蜀彭亦蜀試陽有彭

亡鬚微鉄。則知此數國。皆西南之夷。

稱爾戈比 三声 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戈戟干。楯。豎尹亦戟之屬。長二丈。 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擧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 旱敵。故言豈。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 音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昔各反

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爲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上声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上

肆陳答報也。婦。姐 冊入声已也。列女傳云。紂好去声酒。

淫樂音洛不離利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棄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徧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爲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妲己之嬖閉背音佩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孫氏曰〕泰誓言紂之惡終於悅婦人拯誓言紂之惡始於用婦言豈非紂之多罪之人逃亡而歸紂者乃尊寵而任用之以之

居顯位俾毒民爲惡也此言紂反不道之常失不罰所宜加也〇〔新安陳氏曰〕厥遺王父母弟如左傳所謂先君之遺姑姊妹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嘉栗予最哉

愆過勉也步進趨也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嘉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哉未子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未子勗哉此言勗哉未子者友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王氏炎曰】六步七步之足法也○【呂氏曰】六伐七伐手之法也○【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卒止齊故當戰時并然有序不失其紀律二車如一人

尚桓桓如虎如貔。皮音

如能如羆。音罷

于商郊。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迓迎也奔來降也役為也

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去聲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陳氏大猷曰】用兵以武王慮其或拘故以制節為尚以武勇為主以殺降為戒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愚謂此篇嚴肅而溫厚與

湯誓語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手讀者其味之

【王氏曰】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不再言而獨言有殺者軍事以嚴終亦威克厥愛之意○

【董氏鼎曰】此臨戰誓師之辭以肅人之容軍容既肅然後發命則人無譁而聽若審矣自古人有旨至黎之事至湯止齊焉所以討而激士卒之義也自今日以明審法令而行天罰所以誅罪致討

以為王語之未有缺文。似得之。彼有七經小傳
否。可檢看。又漢書曆志謂是歲有閏。亦是也。○
呂氏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有定商之
規模。取商以至十公大義定。商以常典成法。泰晉
隋亦能天下而亡。不旋踵。蓋無以定之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
自周于征伐商

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
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
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
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

伐商者。猶後世言其日必先言其朔也。周。鎬京也
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
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朱子曰漢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
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又曰越若來
三月既死魄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惟四
月既旁生魄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庭粤翌日辛
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
冀豐刑今按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
尚書乃有此篇今頖氏註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
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
家推歷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二十九日
庚戌為二十一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為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

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誤。安知既生魄。非本在下。示天下弗服(去声)哉。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

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



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藥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叶音羣)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唐孔氏曰】生明死魄之明日互言耳○【吕氏曰】但歸放之用。以伐紂之牛馬。賦自天下。廢興晉武平吳而未嘗武備。晉穆平燕而兩河之兵不同。○【王氏曰】車用牛。服乘用牛。服牛乘用牛。急於偃武而行戰車。用馬。住載之車。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 駿荀俊反 奔走執
豆遵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
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
助祭祀豆木豆遵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
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
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陳氏曰〕歸馬放牛此〔僞〕武之事
祀于周廟以下皆修文之事○〔曆孔氏曰〕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柴其要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
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
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朱子曰〕問生明生魄如何曰以為魄月為魄是
贅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
載營魄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魄加於魄二小盡則
初二小盡則初一生時木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一
初三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弾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二
角漸遠則光漸大且如二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
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
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

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盛月在日後光盡躲伏矣○新安陳氏曰諸家多謂生魄望後也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也既生魄十七日也夏氏又謂既盡也與既同謂盡此生魄以後之日殊不知既字辭與食之既同其實十七日丁未祀周廟簡倒耳所以云此工受命于周之下而丁未祀于周廟當在百下也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



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羣后諸侯也先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音賓居岐修后稷之業太王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脩后稷之業太王公劉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爲也。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問先生近定武成新本。宋子曰。前輩定一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于征伐商之下。以爲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以爲命諸侯之辭者。以爲誓師。固當錯連下說。以爲命諸侯之辭者。此去取不一。兩且無緣有先誥命之理。某看却諸侯來便繫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此前輩只差此一節。○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文王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於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之。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問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牽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拍破一般。○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昧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詳考詩書所載。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

并數之尒故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即位不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乃改元乃上貝先君之元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則詩書所載燦然不誣矣孔子當衰周之時患衆說紛紜惑亂當世故修六經以示信於萬世孔子沒去聖稍遠諸家小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卓然一信於六經則十有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一年爾優何疑哉○新安陳氏曰昔我先武王后稷稱先王后稷又云我先后稷稱先王如周語云昔我先王不窋常昭註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也武王生諸侯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建之篤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為緊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十百年積德累功前作後述以有今日非二一朝一夕



則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他不得後來人把文王說得忒低地却做一箇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伐崇一節不是一項小小侵掠又如說侵自阮疆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太段施張了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頭八倒上下崩穨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譏當得○歐陽氏曰漢儒謂西伯受命稱王十三年者妄也以紂之暴雲西伯切數遂執而囚之至其救已稱王安優容不問者十二年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商乎謂西伯稱王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東齊義士聞西伯之賢往歸之使西伯稱王是借救之國二子不以為非依之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不亦近於人情耶泰誓稱十有三年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乎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商乎謂西伯稱王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方其殷國而去聞西伯之賢往歸之國二子不以為非依之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不亦近於人情耶泰誓稱十有三年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乎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優容不問者十二年以此形容文王說得忒低地却做一箇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伐崇一節不是一項小小侵掠又如說侵自阮疆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太段施張了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頭八倒上下崩穨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譏當得○歐陽氏曰漢儒謂西伯受命稱王十三年者妄也以紂之暴雲西伯切數遂執而囚之至其救已稱王安優容不問者十二年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商乎謂西伯稱王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方其殷國而去聞西伯之賢往歸之國二子不以為非依之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不亦近於人情耶泰誓稱十有三年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乎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優容不問者十二年以此形容文王說得忒低地却做一箇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伐崇一節不是一項小小侵掠又如說侵自阮疆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太段施張了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頭八倒上下崩穨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譏當得○歐陽氏曰漢儒謂西伯受命稱王十三年者妄也以紂之暴雲西伯切數遂執而囚之至其救已稱王安優容不問者十二年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商乎謂西伯稱王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方其殷國而去聞西伯之賢往歸之國二子不以為非依之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不亦近於人情耶泰誓稱十有三年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乎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優容不問者十二年以此形容文王說得忒低地却做一箇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伐崇一節不是一項小小侵掠又如說侵自阮疆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太段施張了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頭八倒上下崩穨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譏當得○歐陽氏曰漢儒謂西伯受命稱王十三年者妄也以紂之暴雲西伯切數遂執而囚之至其救已稱王安優容不問者十二年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商乎謂西伯稱王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方其殷國而去聞西伯之賢往歸之國二子不以為非依之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不亦近於人情耶泰誓稱十有三年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乎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優容不問者十二年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之師一起。以資動諸侯之聽也。○陳氏曰大邦以力自強。遇文王而力無所施。故以文王為可畏。而有以其力。小邦以德望人。遇文王而獲遵所願。故以文王為可懷。而有以懷其德。文王初無心於德力之辨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底至也。后土社也。勾龍為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也。仁人。孔氏曰大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

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

林氏曰稱有道曾孫本其祖父而言也乃有道之人之曾孫明其世世修德有道非一世也○復齋董氏曰下言受無道故於此言有道亦對稱之辭曾孫主祭者之稱。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甫。由曾孫不怒。左哀三十年。蒯聵臨戰禱辭。亦稱曾孫○葉氏曰湯伐桀曰聿求元聖武王伐紂曰既獲仁人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成命。點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故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

在其承厥志之下
朱子曰商人爲而曰我周主猶商書所謂我后也○
陳氏曰成命一定不易況於伐商也肆遂也武王
爲西伯紂在東故曰東征士女猶曰男女詩中之士
多連女言之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
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
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
漂杵音飄處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
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式商容閭散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去聲于四海而
萬姓悅服
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類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
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
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

秣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交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紲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褒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賙音振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悦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

曰是爲悦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朱子曰流漂杵孟子說盡當時之事○此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悉地戰鬪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然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自踐也觀武王興兵初無意於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可不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武王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心。非好殺也。杙或作弋。卤櫜也。一戎衣。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唐孔氏曰]周語曰。王以二十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而畢陳。○[蔡氏元度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蓋謂雨止清明也。○[林氏曰]武王臨戰。不敢以勝己必待天之佑。已而勝之。此謂天之休命。先儒兩止畢陳。蓋過論也。周師未嘗血刃。而紂衆自相屠戮。人心之叛商歸周。如此。是即天命去商佑周之驗也。天之休命。豈不昭然在茲哉。○[陳氏曰]先臨商民。然心之深。遂因此易卿曰繽禹舊服。武王伐商。商之平民。陳後。乃紂之惡黨。行。柴紂棄之。湯武復之。適所以為之資耳。○[新安陳氏曰]萬姓悅服。實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大學平天下一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天下為公而已。釋箕子。至發粟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釋箕子以下。好惡與民為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為公也。○[重氏愚曰]漢高入關。除苛法。三章得武王反商政之意。獨不能由舊。襲用秦法。所以不視商而漢有視於周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

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勸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矣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新安陳氏曰所重教食喪祭四者證以堯



曰可見重五教而次以食則斯民日用飲食徧爲爾德否則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食足矣即繼以慎終之喪報本之祭皆所以感發斯人之良心而維持天下之教化也○王氏曰悼厚其信使天下不趨於詐顯明其義使天下不徇於利崇德使人知所以勸報功使人知所以勸忠○呂氏曰武王至此夫何爲哉無爲而天下自治以見武王能還唐虞風俗於千載之下武成與堯舜氣象不同矣終篇一語堯舜無爲之治所以致無爲之本無爲者所若存焉○陳氏雅言曰聖人詳於有爲而略於無爲蓋有爲者終必有弊無爲者終可以久有爲之效呂氏詳武成篇末有堯舜氣象信斯言也

##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

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主萃淵藪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讀
如此大畧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庶戊午
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度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
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
丁未庶戊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



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
且命以助祭又以下未庶戊祀于郊廟大告武功
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
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
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蔡天承命以下三十四
字屬音燭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
之下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
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托之辭以示不敢遽當
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畧

如湯誥之文不應徂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朱子曰武成月日以孔註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十四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之誤也又以二月壬辰二十日庚戌當為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為二十四日既生魄越六日庚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丁未而以禹于周廟事日用三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禹于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而粵五日乙卯又祀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二舉大祭禮數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頗註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頗氏之說又未知其何所據也讀者詳之

#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按篇內曰惟十有三祀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朱子曰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天地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敬以

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為皇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裏箇皇極又須乂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變須區處教令之宜稽疑使是考之於神庶徵使是驗之於天五福是躰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讀洪範且各還他題目一自一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事三則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說洪範曰】看來古人文字也不拘拘說得出只是恁心地熟讀少間字字自會貫串實又曰今人只管要說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麼零七碎八陳洪範文王之演易皆嘗殷之未周之初也

##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以史記索隱音潮仙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絶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宋子曰】柯國材言武王伐殷序謂十一有三年書謂十三年序不足憑洪範謂十有三祀則十三年明矣必是當年初克商便釋箕子囚而問之若十一年釋箕子囚而問之他不

應如此。遲七。此說有理○伊川說。周書惟十有三祀。與惟十有一年。須有一字錯。泉州高某說。一字錯○〔孔氏曰〕箕子稱祀。不忘本○〔張氏曰〕稱祀。不稱年。稱王。莊也。及言而後。箕子不得已之意○〔陳氏經曰〕稱祀者。存商之舊。見箕子義當有所屈也。箕子之不屈。其守正不撓。當於王義當有所屈也。箕子之不屈。其守正不撓。當於是也。武王之有所屈。其謙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新安陳氏曰〕武王下車之初。以道統為事。即就問箕子。孟子所謂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者也。雖封朝鮮。終箕子。而洪範終篇。稱武王。曰而曰汝。而自稱我。終不臣周也。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歟○〔陳氏雅言曰〕十有三祀。即泰誓載武王伐紂之年。想其散財發粟之後。偃武修文之時。箕子之因既釋。而其風聲為臣僕之志。終不渝也。武王於此。知其賢不可得而臣。而其道則當師之也。於是不遑他務。首屈其身。以訪之。誠以為君而不知為治之道。何以為君。可謂知所先務矣。史臣錄其問荅。以為此篇。不稱十有三年。而稱十有三祀。不稱箕子。而稱王。訪于箕子。蓋深見箕子不臣周。而為武王陳洪範之意。亦深見武王遜箕子。不以臣之志。為天下萬世大計。而就見箕子。以訪道之意。可謂善記載者矣。唐孔氏謂。此篇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歸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稱祀。夏氏謂。古人者史官於人君言動無不錄。而箕子自錄之理。此說極是。且如孔說。則於下王訪于箕子二句。說不通矣。此亦可辨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クニヨリサヅメタリ）下民。相（去聲）協厥（カナヘリ）居（オリヒロフル）我不知其彝倫攸（トヒロフルナリ）叙（ツヰデ）

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隱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東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叙者如何

[朱子曰]彝倫指洪範九疇而言編次之後武主恐其學天傳故發其言○[新安陳氏曰]斯民之生其上稟群居聚處是孰綏之然哉天意之陰隲默相蓋存乎其間而常理即寓乎其聞理雖高出乎無極太極之表而其實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間武主於陰隲相協而繼以彝倫之所以叙彼者所也即所以然之意武主其默識之矣姑退託於不知以問耶○[陳氏雅言曰]此武主



詰於箕子之辭武主意謂天陰隲下民而相協其居之順其常得其正以無負上天意以治民而綏其居其道在於叙其秉彝人倫也我欲叙之不知所以叙之之道當何如此問箕子以為治之道也箕子於是告以洪範九疇為治之大法蓋九疇之叙即彝倫之所叙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音骨二因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乃言者重其答也墮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
疇類數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
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
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于天鯀逆水
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
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
之以爲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叙也彝倫之叙
即九疇之所叙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
文而出列於背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

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
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
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
即洛書之數也問洪範之書林氏以爲洛出書之
說不可深信又帝乃震怒不與洪範九疇彝倫攸
叙犹言天奪之鑑也天乃錫禹洪範之叙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犹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其窮謂易明言河出圖洛出書豈得不之信耶未知林說如何堂折衷案子曰便捷而冷天錫洛書若非天啓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鯀禹比發禹故言畀不畀要之洛書乃天下之至理鯀不順是理自無可得之道禹順是理自有可得之道

畀不畀畀之天者。特言理之至公無私爾○問鯀既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子孫改之。又問。禹以鯀為有罪。而又蓋其愆。非顯父之惡乎。曰。且姑而今人。其父打碎箇人一件家事。其子買來填還。此豈是顯父之惡○問箕子為武王陳洪範。言彝倫攸叙。見事上物上。皆得其倫理。則無非此道。非道便無倫理。曰。固是○劉氏歆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疇。相為表裏○蘇氏洵曰。洪水湮而五行汩。便見五行汩。而九疇壞。而目廢也○呂氏曰。洪水度彰。礼楽著。彝倫何嘗斁。行下源以堯舜之時。法度彰。礼楽著。彝倫爾○陳氏曰。此只就鯀身上說。自斁下身之彝倫。九疇謂之彝倫。蓋天下自然之理也。聖人推之於書。則為洪範。下則為彝倫。勒之於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以之為九類。即今九疇是也○新安陳氏曰。帝即天也。天者理而已。水五行之首。鯀乃堙之。一行汩而餘皆汩。是逆理而獲罪於天。故天不畀以九疇。謂洛出書。天錫禹。九疇。即洛書之九數。自禹則之。則為洪範之九類。即今九疇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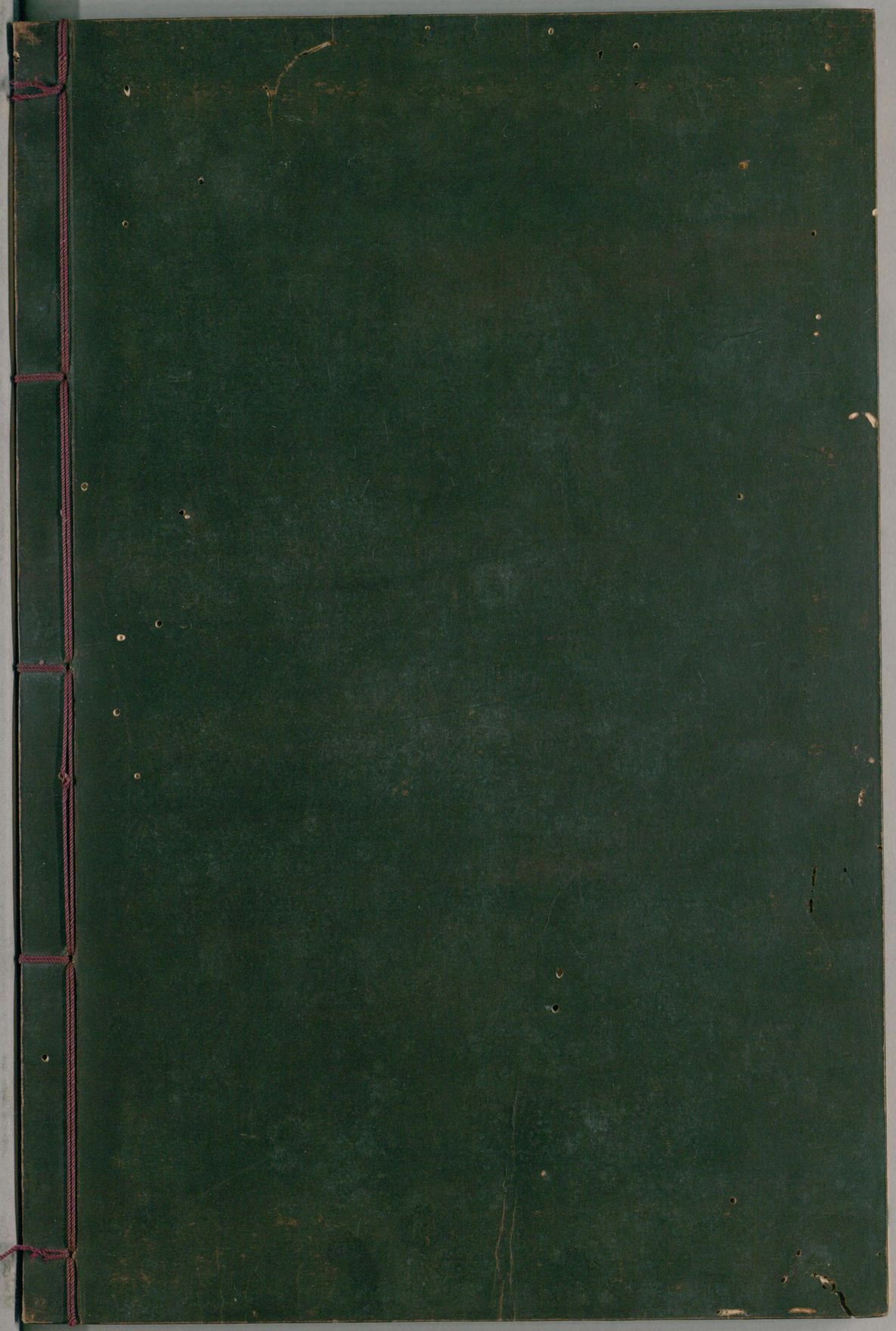
次第之疇凡言數者末有言初次其上既言次其數又復加初次者非贅也蓋別初次為禹之次第而九者之數則洛書之本文也洛書之文具此章而讀者不明其讀洛書當以初一次二為讀綴以為禹叙九疇而不悟其中含洛書至下以洛書為不經無據之誕說是不能猜洪範之為洛書昌言初次為禹所第次法則註云五行以下為洛書之文○〔臨川吳氏曰〕洛書不出於鯀治水之時是天不以畀於鯀而以錫禹也洪範不作人不得見此常道之次序所謂叙也洛書出洪範作人皆得見此常道之次序所謂叙也然洛之出書不過龜背有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文而已五行至五福極皆禹所第作也今曰天錫禹何也蓋禹心得此道於前此未嘗為書因龜文有九疇雖禹之自為然實因天錫之故為天所錫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853
16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